

第四十六回

外道弄強欺正法

心猿顯聖滅諸邪

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，即將關文用了寶印，便要遞與唐僧，放行西路。那三個道士，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啟奏。那皇帝即下龍位，御手忙攙道：『國師今日行此大禮，何也？』道士說：『陛下，我等至此匡扶社稷，保國安民，苦歷二十年來，今日這和尚弄法力，抓了功去，敗了我們聲名，陛下以一場之雨，就恕殺人之罪，可不慳了我等也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關文，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，看是何如。』

那國王着實昏亂，東說向東，西說向西，真個收了關文，道：『國師，你怎麼與他賭？』虎力大仙道：『我與他賭坐禪。』國王道：『國師差矣。那和尚乃禪教出身，必然先會禪機，纔敢奉旨求經，你怎與他賭此？』大仙道：『我這坐禪，比常不同，有一異名，教做「雲梯顯聖」。』國

王道：『何爲「雲梯顯聖」？』大仙道：『要一百張桌子，五十張作一禪臺，一張一張疊將起去，不許手攀而上，亦不用梯凳而登，各駕一朵雲頭，上臺坐下，約定幾個時辰不動。』國王見此有些難處，即便傳旨問道：『那和尚，我國師要與你賭「雲梯顯聖」坐禪，那個會麼？』

行者聞言，沉吟不答。八戒道：『哥哥，怎麼不言語？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實不瞞你說。若是踢天弄井，攪海翻江，擔山捉月，換斗移星，諸般巧事，我都幹得；就是砍頭剝腦，剖腹剜心，異樣騰挪，却也不怕；但說坐禪，我就輸了。我那裏有這坐性？你就把我鎖在鐵柱子上，我也要上下爬踏，莫想坐得住。』三藏忽的開言道：『我會坐禪。』行者歡喜道：『却好！却好！可坐得多少時？』三藏道：『我幼年遇方上禪僧講道，那性命根本上，定性存神，在死生關裏，也坐二三個年頭。』行者道：『師父若坐二三年，我們就不取經罷；多也不上二三個時辰就下來了。』三藏道：『徒弟呀，却是不能上去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上前答應，我送你上去。』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：『貧僧會坐禪。』

國王教傳旨，立禪臺。國家有倒山之力，不消半個時辰，就設起兩座臺，在金鑾殿左右。那

虎力大仙下殿，立於階心，將身一縱，踏一朵席雲，竟上西邊臺上坐下。行者拔一根毫毛，變做假像，陪着八戒，沙僧，立於下面，他却作五色祥雲，把唐僧撮起空中，竟至東邊臺上坐下。他又斂祥光，變作一個蠨蛸蟲，飛在八戒耳朵邊，道：『兄弟，仔細看着師父，再莫與老孫替身說話。』那獸子笑道：『理會得！理會得！』

却說那鹿力大仙在繡墩上坐看多時，他兩個在高臺上，不分勝負，這道士就助他師兄一功，將腦後短髮，拔了一根，捻着一團，彈將上去，竟至唐僧頭上，變作一個大臭蟲，咬住長老。那長老先前覺癢，然後覺疼。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，動手算輸。一時間疼痛難禁，他縮着頭，就着衣襟擦癢。八戒道：『不好了！師父羊兒風發了。』沙僧道：『不是，是頭風發了。』行者聽見道：『我師父乃志誠君子，他說會坐禪，斷然會坐，說不會，只是不會。君子家，豈有謬乎？你兩個休言，等我上去看看。』

好行者，嚶的一聲，飛在唐僧頭上，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蟲，叮他師父，慌忙用手捻下，

替師父撓撓摸摸。那長老不疼不癢，端坐上面。行者暗想道：『和尚頭光，虱子也安不得一個，如何有此臭蟲？……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，害我師父。——哈哈！枉自也不見輸贏，等老孫去弄他一弄。』這行者飛將上去，在獸頭上落下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蜈蚣，徑來道士鼻凹裏叮了一下。那道士坐不穩，一個筋斗，翻將下去，幾乎喪了性命；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。國王大驚，即着當駕太師領他往文華殿裏梳洗去了。

行者仍駕祥雲，將師父馱下階前，已是長老得勝。那國王只教放行，鹿力大仙又奏道：『陛下，我師兄原有暗風疾，因到了高處，冒了天風，舊疾舉發，故令和尙得勝。且留下他，等我與他賭「隔板猜枚」。』國王道：『怎麼叫做「隔板猜枚」？』鹿力道：『貧道有隔板知物之法，看那和尙可能殼。他若猜得過我，讓他出去；猜不着，憑陛下問擬罪名，雪我昆仲之恨，不污了二十年保國之恩也。』

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，依此讒言，即傳旨，將一硃紅漆的櫃子，命內官抬到宮殿，教娘娘放上件寶貝。須臾抬出，放在白玉階前，教僧道：『你兩家各賭法力，猜那櫃中是何寶貝。』三

藏道：『徒弟，櫃中之物，如何得知？』行者斂祥光，還變作蠅蟻蟲，釘在唐僧頭上，道：『師父放心，等我去看來。』好行者，輕輕飛到櫃上，爬在那櫃腳之下，見有一條板縫兒。他鑽將進去，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宮衣，乃是山河社稷襖，乾坤地理裙；用手拿起來，抖亂了，咬破舌尖，一口血噴將去，叫聲『變！』即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；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，却還從板縫裏鑽出來，飛在唐僧耳朵上，道：『師父，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。』三藏道：『他教猜寶貝哩！流丟是甚寶貝？』行者道：『莫管他，只猜着便是。』

唐僧進一步，正要猜，那鹿力大仙道：『我先猜，那櫃裏是山河社稷襖，乾坤地理裙。』唐僧道：『不是，不是，櫃裏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。』國王道：『這和尚無禮！敢笑我國中無寶，猜甚麼流丟一口鐘！』教：『拿了！』那兩班校尉，就要動手，慌得唐僧合掌高呼：『陛下，且赦貧僧一時，待打開櫃看。端的是寶，貧僧領罪；如不是寶，却不屈了貧僧也！』國王教打開看。當駕官即開了，捧出丹盤來看，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。國王大怒道：『是誰放上此物？』龍座後面，閃上三宮皇后道：『我主，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稷襖，乾坤地理裙，却不知怎麼變。』

成此物。國王道：「御妻請退，寡人知之。」宮中所用之物，無非是緞絹綾羅，那有此甚麼流丟？」教「抬上櫃來，等朕親藏一寶貝，再試如何。」

那皇帝即轉後宮，把御花園裏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——有碗來大小——摘下放在櫃內，又抬下叫猜。唐僧道：「徒弟啊，又來猜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等我再去看看。」又嚶的一聲，飛將去，還從板縫兒鑽進去，見是一個桃子，正合他意，即現了原身，坐在櫃裏，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，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，將核子安在裏面，仍變蟪蛄，飛將出去，釘在唐僧耳朶上，道：「師父，只猜是個桃核子。」長老道：「徒弟啊，休要弄我，先前不是口快，幾乎拿去典刑，這番須猜寶貝方好。桃核子是甚寶貝？」行者道：「休怕，只管贏他便了。」

三藏正要開言，聽得那羊力大仙道：「貧道先猜，是一顆仙桃。」三藏猜道：「不是桃，是個光桃核子。」那國王喝道：「是朕放的仙桃，如何是核？」三國師猜着了。」三藏道：「陛下，打開來看，就是。」當駕官又抬上去打開，捧出丹盤，果然是一個核子，皮肉俱無。國王見了，心驚道：「國師，休與他賭鬪了，讓他去罷。寡人親手藏的仙桃，如今只是一核子，是甚人吃了？想是

有鬼神暗助他也。』八戒聽說，與沙僧微微冷笑道：『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！』

正話間，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，走上殿道：『陛下，這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，抬上櫃來，我破他術法，與他再猜。』國王道：『國師還要猜甚？』虎力道：『術法只抵得物件，却抵不得人身。將這道童藏在裏面，管教他抵換不得。』這小童果藏在櫃裏，掩上櫃蓋，抬將下去。教：『那和尚，再猜這三番是甚寶貝。』三藏道：『又來了！』行者道：『等我再去看看。』嚶的又飛去，鑽入裏面，見是一個小童兒。好大聖，他却有見識。果然是騰挪天下少，似這伶俐世間稀！

他就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，進櫃裏，叫聲『徒弟。』童兒道：『師父，你從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我使遁法來的。』童兒道：『你來有甚麼教誨？』行者道：『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，他若猜個道兒，却又不輸了，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，剃了頭，我們猜和尚罷。』童兒道：『但憑師父處治，只要我們贏他便了。若是再輸與他，不但低了聲名，又恐朝廷不敬重了。』行者道：『說得是我兒過來。贏了他，我重重賞你。』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，攔抱

着那童兒，口裏叫道：『乖乖，忍着疼，莫放聲，等我與你剃頭。』

須臾，剃下髮來，窩作一團，塞在那櫃腳紆絡裏，收了刀兒，摸着他的光頭道：『我兒，頭便像個和尚，只是衣裳不趁。脫下來，我與你變一變。』那道童穿的一領葱白色雲頭花絹繡錦沿邊的鶴氅，真個脫下來，被行者吹一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即變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，與他穿了，却又拔下兩根毫毛，變作一個木魚兒，遞在他手裏道：『徒弟，須聽着。但叫道童，千萬莫出去；若叫和尚，你就與我頂開櫃蓋，敲着木魚，念一卷佛經鑽出來，方得成功也。』童兒道：『我只會念三官經，北斗經，消災經。』行者道：『你可會念佛？』童兒道：『阿彌陀佛，那個不會念？』行者道：『也罷，也罷，就念佛，省得我又教你。切記着，我去也。』還變蠅蟻蟲，鑽出去，飛在唐僧耳輪邊，道：『師父，你只猜是個和尚。』三藏道：『這番他准贏了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怎麼定得？』三藏道：『經上有云：『佛法僧，三寶。』和尚却也是一寶。』

正說處，只見那虎力大仙道：『陛下，第三番是個道童。』只管叫，他那裏肯出來？三藏合掌道：『是個和尚。』八戒儘力高叫道：『櫃裏是個和尚！』那道童兒忽的頂開櫃蓋，敲着木魚，

念着佛，鑽出來。喜得那兩班文武，齊聲喝采，說得那三個道士，甘口無言。國王道：「這和尚是有鬼神輔佐！怎麼道士入櫃，就變做和尚？縱有待詔跟進去，也只剃得頭便了，如何衣服也能趁體，口裏又會念佛？」國師啊！讓他去罷！」

虎力大仙道：「陛下，左右是一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」貧道將鍾南山幼時學的武藝，索性與他賭一賭。」國王道：「有甚麼武藝？」虎力道：「弟兄三個，都有些神通，會砍下頭來，又能安上；剖腹剜心，還再長完；滾油鍋裏，又能洗澡。」國王大驚道：「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！」虎力道：「我等有此法力，斷要與他賭個纔休。」那國王叫道：「東土的和尚，我國師不肯放你，還要與你賭砍頭剖腹，下滾油鍋洗澡哩。」

行者止變作蠅蟻蟲，往來報事。忽聽此言，即收了毫毛，現出本相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買賣上門了！」八戒道：「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，怎麼說買賣上門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還不知我的本事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只像這等變化騰挪，也罷了，怎麼還有這等本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啊！」

『砍下頭來能說話，剝了臂膊打得人，斬去腿腳會走路，剖腹還平妙絕倫。就似

人家包匾食，一捻一個就團圓。油鍋洗澡更容易，只當溫湯滌垢塵。』

八戒沙僧聞言，呵呵大笑。行者上前道：『陛下，小和尚會砍頭。』國王道：『你怎麼會砍頭？』行者道：『我當年在寺裏修行，曾遇着一個方上禪和子，教我一個砍頭法，不知好也不好，如今且試試新。』國王笑道：『那和尚年幼不知事，砍頭那裏好試新？頭乃六陽之首，砍下即便死矣。』虎力道：『陛下，正要他如此，方纔出得我們之氣。』那國君信他言語，即傳旨，教設殺場。一聲傳旨，即有羽林軍三千，擺列朝門之外。國王教：『和尚先去砍頭。』行者欣然應道：『我先去我先去！』拱着手，高呼道：『國師，恕大胆，占先了。』拽回頭，往外就走。唐僧一把扯住道：『徒弟呀，仔細些，那裏不是耍處。』行者道：『怕他怎的？撒了手，等我來。』

那大聖竟至殺場裏面，被劊子手搗住了，細做一團，按在那土墩高處，只聽喊一聲『開刀！』颯的把個頭砍將下來。又被劊子手一脚踢了去，好似滾西瓜一般，滾有三四十步遠近。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，只聽得肚裏叫聲『頭來！』慌得鹿力大仙——見有這般手段——即念

呪語，教本坊土地神祇：『將人頭扯住，待我贏了和尚，奏了國王，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，泥塑像改作正金身。』

原來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，也服他使喚，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接住了。行者又叫聲『頭來！』那頭一似生根，莫想得動。行者心焦，捻着拳，掙了一掙，將細的繩子就皆掙斷；喝聲『長！』颺的脖子內長出一個頭來。說得那劊子手，個個心驚；羽林軍，人人胆戰。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：『萬歲，那小和尚砍了頭，又長出一顆來了。』八戒冷笑道：『沙僧，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。』沙僧道：『他有七十二般變化，就有七十二個頭哩。』

說不了，行者走來，叫聲『師父。』三藏大喜道：『徒弟，辛苦麼？』行者道：『不辛苦，倒好耍子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可用刀瘡藥麼？』行者道：『你是摸摸看，可有刀痕？』那獸子伸手一摸，就笑得呆呆睜睜道：『妙哉！妙哉！却也長得完全，截疤兒也沒些兒！』

兄弟們正都歡喜，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：『赦你無罪，快去快去！』行者道：『關文雖領，必須國師也赴曹砍頭，也當試新去來。』國王道：『大國師，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。你與他

賭勝且莫談了寡人。虎力也只得去，被幾個劊子手，也綑翻在地，幌一幌，把頭砍下，一脚也踢將去，滾了有三十餘步，他脖子裏也不出血，也叫一聲『頭來！』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變作一條黃犬，跑入場中，把那道士頭，一口銜來，竟跑到御水河邊丟下，不題。

却說那道士連叫三聲，人頭不到，怎似行者的手段，長不出來，脖子中，骨都都紅光迸出，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，怎比長生果正仙須臾，倒在塵埃。衆人觀看，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。那監斬官又來奏：『萬歲，大國師砍下頭來，不能長出，死在塵埃，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。』國王聞奏，大驚失色，目不轉睛，看那兩個道士。鹿力起身道：『我師兄已是命倒祿絕了，如何是隻黃虎？這都是那和尚蠱惑，使的掩樣法兒，將我師兄變作畜類！我今定不饒他，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！』

國王聽說，方纔定性回神，又叫：『小和尚，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。』行者道：『小和尚久

不吃煙火食，前日西來，忽遇齋公家勸飯，多吃了幾個饅頭；這幾日腹中作痛，想是生蟲，正欲借陛下之刀，剖開肚皮，拿出臟腑，洗淨脾胃，方好上西天見佛。國王聽說，教：『拿他赴曹。』那許多人，攙的攙，扯的扯，行者展脫手道：『不用人攙，自家走去。——但一件，不許縛手，我好用手洗刷臟腑。』國王傳旨，教：『莫綁他手。』

行者搖搖擺擺，竟至殺場，將身靠着大樁，解開衣帶，露出肚腹，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膊項上，一條繩割住他腿足，把一口牛耳短刀，幌一幌，着肚皮下一割，搗個窟窿。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，拿出腸臟來，一條條理殺多時，依然安在裏面，照舊盤曲，捻着肚皮，吹口仙氣，叫『長！』依然長合。國王大驚，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：『聖僧莫誤西行，與你關文去罷。』行者笑道：『關文小可，也請二國師剖割剜剜，何如？』國王對鹿力說：『這事不與寡人相干，是你若要與他做對頭的，請去，請去。』鹿力道：『寬心，料我決不輸與他。』

你看他也像孫大聖，搖搖擺擺，竟入殺場，被劊子手套上繩，將牛耳短刀，叻喇的一聲，割開肚腹，他也拿出肝腸，用手理弄。行者即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即變作一隻餓鷹，

展開翅爪，颺的把他五臟心肝，盡情抓去，不知飛向何方受用。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瀝鬼，少臟無腸浪蕩魂。

那劊子手蹬倒大椿，拖屍來看，呀！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，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：『二國師晦氣，正剖腹時，被一隻餓鷹將臟腑肝腸都刁去了，死在那裏，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。』國王害怕道：『怎麼是個角鹿？』那羊力大仙又奏道：『我師兄既死，如何得現獸形？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。等我與師兄報仇者。』國王道：『你有甚麼法力贏他？』羊力道：『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。』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，滿着香油，教他兩個賭去。行者道：『多承下顧。』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，這兩日皮膚燥癢，好歹盪盪去。』

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，架起乾柴，燃着烈火，將油燒滾，教和尚先下去。行者合掌道：『不知文洗武洗？』國王道：『文洗如何？武洗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文洗不脫衣服，似這般叉着手，下去打個滾，就起來，不許污壞了衣服，若有一點油膩算輸。武洗要取一張衣架，一條手巾，脫了衣服，跳將下去，任意翻筋斗，豎蜻蜓，當耍子洗也。』國王對羊力說：『你要與他文洗武洗？』

羊力道：「文洗恐他衣服是藥鍊過的，隔油武洗罷。」行者又上前道：「恕大胆，屢次占先了。」你看他脫了布直裰，褪了虎皮裙，將身一縱，跳在鍋內，翻波鬪浪，就似負水一般頑耍。八戒見了，咬着指頭，對沙僧道：「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！平時聞勸言誦語，聞他耍子，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？」他兩個唧唧噥噥，誇獎不盡。行者望見，心疑道：「那猢猻子笑我哩！正是『巧者多勞拙者閑』。老孫這般舞弄，他倒自在。等我作成他，細一繩，看他可怕。」正洗浴，打個水花，淬在油鍋底下，變作個棗核釘兒，再也不起來了。那監斬官近前又奏：「萬歲，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。」

國王大喜，教撈上骨骸來看。劊子手將一把鐵筴籬，在油鍋裏撈，原來那筴籬眼稀，行者變得釘小，往往來來，從眼孔漏下去了，那裏撈得着？又奏道：「和尚身微骨嫩，俱劊化了。」國王教：「拿三個和尚下去！」兩邊校尉，見八戒面兒，先掀翻，把背心細了，慌得三藏高叫：「陛下，赦貧僧一時。我那個徒弟，自從歸教，歷歷有功，今日沖撞國師，死在油鍋之內，奈何先死者爲神！我貧僧怎敢貪生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着天下百姓。陛下若教臣死，臣豈敢不死！只

望寬恩，賜我半盞涼漿水飯，三張紙馬，容到油鍋前，燒此一陌紙，也表我師徒一念，那時再領罪也。」

國王聞言道：「也是，那中華人多有義氣。」命取些漿飯黃錢與他。果然取了，遞與唐僧。唐僧教沙和尚同去。行至階下，有幾個校尉，把八戒揪着耳朵，拉在鍋邊。三藏對鍋祝曰：「徒弟孫悟空——」

「自從受戒拜禪林，護我西來恩愛深。指望同時成大道，何期今日你歸陰。生前只爲求經意，死後還存念佛心。萬里英魂須等候，幽冥做鬼上雷音！」

八戒聽見道：「師父，不是這般祝了。」——沙和尚，你替我奠漿飯，等我禱。」那獸子細在地，氣呼呼的道——

「闖禍的潑猴子，無知的弼馬溫！該死的潑猴子，油烹的弼馬溫！猴兒了帳，馬溫斷根！」

孫行者在油鍋底上，聽得那獸子亂罵，忍不住現了本相，赤淋淋的，站在油鍋底道：「你